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四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九

楊播

子侃

遁逸

播弟椿

謚

弟悖

昱

椿弟津

津子

鄭頤

津子

楊敷

子素

敷叔父

寬

孫玄感

寬子

文恩

約

紀

約從叔

昇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

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

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諡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脩飭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漢北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為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

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
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
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
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
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
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正中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
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
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為伯後為華州刺史

至州借人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
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
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
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
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
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為錄事參軍梁豫州
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為

內應邃已募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
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
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
欲以實答之云無脩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
勝邃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
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謂已覺便
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

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承業乃奏侃為統軍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為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為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便據石錐薛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

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
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
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
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
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即將孝莊
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為今日但
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者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
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

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顯令梁
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顯守河
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尔朱榮赴之及橋破應
接不果皆為顯屠榮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
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
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度勢顯知防何處一旦得度
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尔朱兆等於馬渚諸揚南
度顯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

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為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尔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尔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全百口侃

赴之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陔襲弟椿

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為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後為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為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復

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
君此書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
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為別將隸
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
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
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
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
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

僕卿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
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餘家大中大夫王通高平
鎮將卽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焉椿上書
以為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
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
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
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
史在州為廷尉秦椿前為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

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
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
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
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
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
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
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州因脩黑山道餘功伐
木私造佛寺役兵為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為雍州刺

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啟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啟明帝及靈太后並不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謗建義元年為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顯入洛椿子昱為顯禽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適並從駕河

內為顯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
助其憂或勸椿携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
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
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
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
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為
元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
歔歔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

察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
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
不絕祿卹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
往賓察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
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
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
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
也不聽興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昏姻至吾兄弟不

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
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
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
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
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
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
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
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

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
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
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
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
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
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
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
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

來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揚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

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
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
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
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
免尤諂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
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
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
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為尔朱天光所害時

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
昱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
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
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
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
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
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北

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滂則從其滂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如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即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導引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

臣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
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
太后常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
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
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又靈太后令召義夫妻泣而責
之義深恨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義之
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
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

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
事覺逃竄又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
津並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又構成其事乃遣夜
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
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冕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
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之廢太后也乃
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
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又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

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又椿為雍州徵昱除吏部郎

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
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
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
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
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柰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
許羣議還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
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
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

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
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
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十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
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
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柰何殺昱於是斬昱
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剗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
前官余朱榮之死昱為東道行臺拒余朱仲遠會余朱
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

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負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
率謀報尔朱氏微服入洛為尔朱世隆所殺椿弟穎字
惠哲本州別駕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
封三門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
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
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
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同三司恒州
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幼而

雋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
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
陰太守順弟津

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
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
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
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
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

罕相參候司徒馬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為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

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即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
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
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
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
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
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
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
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

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耻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邱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

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于脩禮

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脩理戰具
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
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槩堅
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并授鐵
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欲
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
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
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

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脩
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
守詔加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
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
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主
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
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
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

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
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
慙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為榮所
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
帝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
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埽洒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
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
嘉慰之尋以津為司空加侍中介朱榮死使津以本官

為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
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介朱兆等已克洛相州
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為
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
津規欲東轉更為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介
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
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
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道

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負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

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萬詔聽貸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

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
闇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
政績尤美及其家禍尔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
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
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謚曰貞逸弟謚字遵和歷員外
散騎常侍以功賜爵恒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衛將軍在晉陽為尔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克
州刺史謚弟愔事列于後津弟暉字延季弘厚頗有文

學位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
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
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
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
徃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
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
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
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

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為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是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

世莫逮焉。尔朱世隆等将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惋悵久之。

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

之獻歎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玉不甚察
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
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
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
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
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
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
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即昱特相器重曾

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
之千里外豈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
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
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
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
為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
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
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愔乃託疾密

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昺隱於嵩山及莊帝誅尔朱榮其從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

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
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
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容慕容白澤禁
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
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
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
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
窟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

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之改容即
署行臺即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愆
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
未下神武命愆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
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愆及崔
俊出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
骨立神武愆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愆每陣先登朋
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

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
大將軍者一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
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
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
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
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為岐州刺史以
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
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

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悟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沉者
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
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
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悟存遣悟
從兄寶猗齋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
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
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
又兼散騎常侍為聘梁使主至碣磔州內有悟家舊佛

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改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

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為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昔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迤厄冒履艱危一食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

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為意其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士深士琛自言愔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為耻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

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
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
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溫辯
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
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
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嘗見其門
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
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愔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

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為念愔與尚書左僕射平
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
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
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
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鎮晉
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於鄴子獻立計欲處
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
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

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踈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惛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惛又議不可令二

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為
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
並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
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為忽有此慮
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勲貴
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
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
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耶尊天子削

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墀叩頭進而言曰臣與

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
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
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
皇帝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
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陞衛叩刀仰視帝不
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
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
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

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卽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

白羊頭髦禿殺纏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
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廢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
羊為悖也角文為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
作尼故曰阿廢姑悖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
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
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凡
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
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

悲之甚惜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為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見之大悅神武舊養韓長鸞姑為女是為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

斛律光逐而禽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為太原公東閣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為之禮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將楊愔相埒愔見害之

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
願後與悃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
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楊敷字文衍播族孫也高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謚
曰簡曾祖恩河間太守祖鈞博學彊識頗有幹用位七
兵尚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
進封臨貞縣伯謚曰恭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彊識有學
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

尚書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
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
周孝閔踐阼進爵為侯天和中為汾州刺史進爵為公
齊將段孝先率衆來寇城陷見禽齊人方任用之敷不
為屈遂以憂憤卒於鄴子素

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
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之器
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

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為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

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為齊兵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即位襲父爵臨

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譙南及隋文帝為丞相素深自結納帝甚器之以為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應迥素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以弟約為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

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
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竝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
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舳
艫等各有所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
三峽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
灘以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
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
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

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
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
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蔽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
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
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纜巖綴鐵鎖三條
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
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州之延洲素遣巴
蠻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

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荆
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荆
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
乃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
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
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
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
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

為亂以素為行軍總管討之帝命平定日男子悉斬女
婦賞征人在陣免者從賤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
以盛兵據京口素每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
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
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吳郡
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
率眾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
於松江大破之禽孟孫玄愴歛賊帥沈雪沈能據柵

自固又攻拔之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吳州
總管五原公元弼鎮會稽以其兵盛而降之智慧盡屠
其衆弼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
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汎
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
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
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
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

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
寇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為元帥復乘傳至
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
州為亂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
奄至國慶惶遽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
先有五六家居水為亡命號曰遊艇子智慧國慶欲
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乃
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

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
玄獎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餅實以金錢縑三千段
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
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踈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
內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
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
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
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

及宮成上令高頰前視奏稱頰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
悅素懼即於北門啟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
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乃解
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
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
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
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
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為天

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達頭
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優詔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
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
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
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
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
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
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

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
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佗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
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
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
壽初代高頴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牝馬二百匹
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
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
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

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
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
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
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同一體上柱國
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
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
委質受脤出師禽翦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算揚旂江
表每稟戎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

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
詞藻從橫語武則權竒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
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
委素經紀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於吉凶不由於素
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永保無窮以為陰
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親
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輦福壤營建山陵
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

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
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萬
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
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竝尚書列
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
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
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奴親戚故
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

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

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宫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

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勗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勗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

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
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
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
脩武公約齋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其月還京師從駕
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
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羅綺千匹諒之妓
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
千段尋拜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

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病薨謚曰景武
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
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輶車班劍三十人前
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
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
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為一時盛作未幾
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素
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猜忌外示殊禮內

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磴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

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纖介必知吏人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拜鴻臚卿襲爵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達升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

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
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
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羣臣曰將門有
將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
遼東令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武賁即將王仲伯汲郡
贊治趙懷義等議謀不時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揚
言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即將玄縱鷹
揚即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來護兒

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
衆乃遣家奴偽為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失軍期而反玄
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勇夫於是取颯布為牟甲署
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為名令發兵
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為
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
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戶部尚
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脩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玄感

不得濟遂於汲郡南度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
衆至十餘萬子盖令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
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有誓衆曰我身為
上柱國家累巨萬金至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
滅族者為天下解倒縣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
轅門請自効者日數千及與樊子盖書曰夫建忠立義
事有多途見機而作盖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
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

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又今上纂承寶歷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人敗德頻年肆青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營人力為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淮江之間則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

好子孫為我輔佐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以上稟先
旨下順人心廢其滯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感
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人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
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
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
然言無所具遂進逼東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眾自關
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瀍澗挑戰玄感偽北玄逐
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

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啗嗥叱咤所當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感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邨一日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即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

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曉兵事若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盖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拒衛玄東拒屈突通子盖復出兵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直入關中開永豐倉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

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薰杜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葭蘆戍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

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
送行在所磔其尸於東都市三日復鬻而焚之餘黨悉
平其弟玄獎為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為郡丞周旋玉所
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
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斬
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為梟氏詔可之玄
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
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

寓居京兆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三千段元淑性踈誕不事產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勤元淑再三來宴樂更侈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

之元淑致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為
富人從楊素平揚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潁川
太守並有威惠人為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交遼
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
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駕
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
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
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元進餘

抗人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屬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至數萬將度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爕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為天子以爕崇俱為僕射置百官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焉為緒所敗朱爕戰死俄而緒俱羅並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

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遇反風火轉元進衆懼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俱為世充所殺世充坑其衆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後董道沖沈法興李子通等並乘此而起素母弟約

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為查傷由是竟為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彊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先

籌於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
同三司文帝受禪歷位長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
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
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
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
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
弟功名盖世用事有年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
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

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體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余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惟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

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
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
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封脩武公進位大將軍及帝崩
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
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
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大夫及帝在
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枉道拜
哭為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

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
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
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
之

穆字紹叔暄弟也仕魏華州別駕孝武末弟寬請以登
城縣伯讓穆詔許之終于并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州刺史穆弟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
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

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謚靜

子异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鬣就學日誦千言見者
竒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
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為寧都
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為
侯隋文帝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
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
州總管長史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

刑部尚書出為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
詔令昇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
子虔遜

寬字蒙仁儉弟也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
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
寇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効乃授高闕戍
主既而蠕蠕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帝詔鈞衛送寬亦
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寬守禦尋

而城陷寬乃北走蠕蠕後討六鎮賊破寬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啟寬為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出居河內天穆懼集諸

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舉會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趨成臯令寬與尔朱兆為後拒尋以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揚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為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大行仍為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為顓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不答久

之乃曰賢兄撫軍在頗欲相見不寬答僕兄既力屈凶
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天穆聞之自此彌敬
孝莊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尔朱榮
被誅其從弟世澄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使持節
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
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
節及尔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
臯奔梁至建業聞莊帝弒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

而禮送還孝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與齊神武有
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寬為閣內大都督專總禁
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勲進爵華山郡公
大統初遷太子太傅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廢帝初為尚書左僕射
將作大監坐事免周明帝初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
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
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

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
機不協案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
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陝虞上
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文恩

文恩字溫才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
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
姓獠反文恩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
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竝破之從

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
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
討之戰於塙井在陣禽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
柵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隋文帝為丞相從
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
將李儁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
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
正平郡公復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人思之

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戶部尚書轉
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
復授戶部尚書位右光祿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恩當
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紀字溫範少剛
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
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
功進開府入為虞部下大夫文帝為丞相改封汾陰縣
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

正少卿坐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
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遷
荊州總管卒謚曰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
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
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
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盖有
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

之反哉情惟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
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
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
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罷招福朝廷之釁既已仗義
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
也處道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畧
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
之寄掃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

適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竒策高文足為
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
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
終使宗廟邱虛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
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未議
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
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
甚乎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筭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

遺育不亦宜哉寬間關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恩能以
爵讓其殆仁乎



北史卷四十一

北史卷四十一考證

楊播傳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晏○馮夢楨云車
駕耀威城沔水文義欠順臣人龍按魏書本無城字
應刪之

侃傳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
之以明降款○魏書無三字

於是尔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臣人龍按馮夢楨
云疑重渚字復訛水為言旁不知魏書本無此諸字

也

昱傳昱字元畧○畧魏書作晷

惟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博監本訛傳今改從閣本

情傳有宮人李昌儀者○李監本訛季下文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則知其訛矣今改從齊書

甚相昵愛○昵監本訛尼今改正

燕子獻傳相者謂曰使役在胡代○胡代監本訛朝大

今改從齊書

楊素傳帝晤其言○晤隋書作壯

為齊兵躡衆多敗散○躡字上隋書有所字

尋從韋孝寬徇譙南○譙隋書作淮

以弟約為臨貞公○約監本訛岳今改從隋書

於北岸纜巖綴鐵鎖三條○纜隋書作鑿馮夢楨云當
以鑿為是

素遣巴蜒卒數千○蜒監本訛蛇今改從隋書

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皓隋書作畧

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素義存奉上
情深體國○隋書素字上有此字

玄感傳復陣於薰杜原○薰隋書作董

以元淑襲父本官○父監本訛公今改從隋書

約傳王必鎮銘於骨體○馮夢楨云鎮疑作鐫

文恩傳文恩字溫才○恩一本作思又才監本作仁上

文文思父寬傳字蒙仁當以才為是今從隋書

紀字溫範○紀隋書作文紀

北史卷四十一考證